

东晋南朝上清经中的“兆”

周作明

提 要: 本文以东晋南朝的道教上清派经典为研究对象,认为在这些文献中多用“兆”来指称修行者,如果论证成立,则是对道教修行者称谓的一个补充,也是对“兆”在宗教文献中特殊含义与用法的发掘。

周作明,男,重庆人,1978年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 “兆” 修行者

上清经是东晋南朝江南地区道教上清派所尊奉的经系,共一百余卷,除《真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等题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编撰外,其余皆不著撰人^①,经文详细记录了上清派的教理、教义及其具体的修行、养生方法等。其用语文白相间,许多词语很具特色,但这些特色尚未受到词汇研究者以及宗教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本文依据《正统道藏》^②本,对上清经中“兆”的意义试作申述:上清经中“兆”指“修行者”。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兆”义为修行者的初步认定

a 存此四帝共读王符,读王符毕,授以与兆,兆得符即跪帝君前,以次服之。(洞真玄经 33/534)

b 存见帝君青气化为赤光,如岁星之精,赫赫照明,从头顶而下入兆身中,光明洞映肝部之间,便引气九咽,觉身中熏热,须臾,赤光于内散,从九孔中出,迴合还兆头顶之上,化成青云。觉兆身在青云之中,随云而升。(九赤班符 33/523)

c 故此文为九天之信……不得轻以短见,诵咏求仙,积劳无感,反收祸殃,三官执考,灭兆之身。兆欲修行其道,当备众圣,令部数充足,上下相成……(金真玉光 34/55)

d 行之九年,则睹真形元父降侧,与兆共

言,授兆宝书。(龟山玄籙 34/181)

经文中“存(觉)兆”、“思兆”“祝曰:……兆……”等一类叙述修道者修行过程及方法的语言很多(如a、b),我们知道,上清派以“存思”、“咒祝”作为自己主要的修炼方法,按照“存思”、“咒祝”的正常逻辑,学道者在修炼的某一特定阶段,不可能思存全体民众(“兆”有“人民”义),而只能思存修道者本人。而且,从行文者的角度来看,由于传授与修炼宝笈很讲究和要求修道者的“宿缘”与“骨分”,因而行文者绝不可能视经文的阅读者为全体人民,因此,例c、d中的“兆”也只能理解为祈求各位天尊、真人保佑的“修行者”。

二、“兆”指修行者用例的详细分析

2.1 普通用例(与特殊用例相对,见后)

作者在介绍修行者的修炼方法,陈述其修道行为及相关事情时多用“兆”,为了更清楚地展现“兆”的词义,下面对“兆”的用例从三方面作详细分析。

2.1.1 “兆”是与修行有关的动作行为的发出者。

行文者在叙述修行者的所见所感或修行的具体阶段应怎样做时,多用“兆”。

若见赤气,则空中大魔之精来干试兆真也。兆当叩左齿三十六通,诵金玄章灭魔之祝一遍。

(九赤班符 33/519)

凡八节之日，皆三天仙灵期宴礼会之日也。兆修行礼愿朝礼之时，皆当斋用此日，至于朔望朝礼，非上法也。（黄素四十四方 34/79）

毕，次口吐赤气四十五通，吐气之时，以目存气作大精冠身，兆已在火中，觉体通热，有微汗，佳，便起身。（七转七变 33/549）

此是九魂七魄，化五神结，凝帝君九变，太一、三斗同把符籍，定录玄清，使兆长生不死，上升仙庭者也。（九真中经 34/34）

2. 1. 2 “兆”是与修行有关的事物（如符籍、身体器官等）的所有者。

在行文中，“兆”经常修饰“死籍、符籍、房、形、身”等，叙述神真或修行者本人对修行者的这些事物进行的处置。

存念北斗太极中央大明星精耀正黄光气来下，存兆目前，引入口中，咽三十七过止，……太一来上，当跪帝前，奉兆命籍，司命立后，除兆死录，存削去死录。（洞真玄经 33/534）

毕，闭眼存月中五色流精紫光下冠兆身，洞匝一形。存月中有一真人，形长九寸，头戴紫冠，通身衣黄锦飞裙，下在兆头上，口引月中黄华，以灌溉兆形。（金根众经 33/425）

……平坐，叩齿三十六通，闭眼存呼梵摩迦夷天王，衣……头戴……乘……从太华仙女三十二人，来下入兆身洞房之中，存见绿色之云气郁郁，冠匝兆形。（胎精中记经 34/87）

毕，还北向叩齿九通，思四真元君随四时形影，在玉清四明宫八郎府金琼乡极卿瑛里，回真下映入兆左目中，便祝曰……（龟山玄籙 34/219）

2. 1. 3 “兆”是有关行为的（如神仙的命令、保佑）承受者。

作者在叙述各路神仙对修行者的虔诚修道作出积极反应，为之开关引路，传秘授宝时，多用“兆”。

若见赤气，则洞生之光，虚映之气，来卫兆身；若见黄气，则岳所使之官，虚映之气，来给兆通真也。（九赤班符 33/519 - 520）（此种句式出现 3 次，最后两次用“结兆通真”）

修其道，服其文，九年克有魂灵帝君，九天丞相，乘白鸾云舆，下降寝房，授兆神真之道，三部八景，运兆飞空，上升九天，游宴玉山。

(太极金书 1/902)

又存帝君命天帝召兆，令上谒紫房。（洞真玄经 33/534）

毕，心拜日门九过止，此探日根飞华太阳之精，玄古妙道，行之一年，面有玉泽，体生精光，七年灵降，飞行日门，日中童子与兆共言。（皇华诀 33/478）

在道教经典中，修行动作的执行者、修行事物的所有者当然只能是修行者，因而我们认为将“兆”解为修行者才能理解上面的例句

2. 2 特殊用例分析

在阅读中，我们注意到“兆”经常有与“我”、“子”分别同用、对举的情况，并出现“小兆”、“兆臣”这样的形式，这些用例很值得重视，因而将其当作特殊用例，单独加以分析。

2. 2. 1 “兆”义同“我”

仰而祝曰：东方中真，流霞九门，光映内外，覆冠兆身，乞丐赐我，告下北帝，离我死根，度我玉名，东华内真，我得升度。（七星移度 33/454）

思西方北帝君讳字、衣服、形色，乘尊神，备守致真，口衔日光，手执月明，照兆死户，使兆长生，我体自在。（大洞真经 1/549）

又高上消魔经曰：…出入上元，太极内阶，知我者生，存我不衰，人无哭兆，恃赖辟非，欲知吾家处，密问太微。此胎中童子变胞太一之魂也，知其名字者，天下万民无得哭兆之身也。（洞真玄经 33/539）

祝曰：…内充外盈，华光无衰，得与八景，合輶同飞，本命告始，如兆所回，运我上升，披观灵扉。（胎精中记经 34/85）

下面两句，则在同篇相同的语法、语义、语用位置上，一用“我”，一用“兆”。

至其日，如上法，清旦东南向，叩齿九通，仰思青紫黄三气之云西北回，便心念微言太极上真三元真人，乞回神驾，下降我房。（金真玉光 34/56）

至其日，如上法，清旦西北向，叩齿九通，仰思青紫黄三气之云西北回便心念微言太极上真三元真人，乞回神驾，下降兆房。（同上 34/57）

以上文句中“兆”与“我”在指称对象上具有一致性。

2. 2. 2 “兆”义同“子（你）”

夫受太一、存五神、修九宫混帝君者，慎不得有所悲怒及怨己之死也。受经已后，言满四十者，皆不得复为真人，侍经玉童玉女妻子于帝君，以为弃生之罪。兆必见考于玄虚，受责于太上，将未三年，身必忘矣。（黄素四十四方 34/75）

既毕，又存四帝从虚空中上升三天，临去，各告兆曰：子能常存我名字者，则辟万害，长生不死。（洞真玄经 33/534）

如此即五方仙官防卫兆身，授子神真之道，游行五岳山海，百灵仙官，莫不来朝。（紫度炎光 33/561）

毕，心拜三过，止。行之三百日，克见元始真形授兆九天上书，飞行玉清也。若见一躯三头之身，或一人执五色之旛者，此则五岳仙伯校真主录之官，来察子所修也。见之，但心存思，勿失正也。（玉检三元 6/221）

月中真人，感悦意欢，迴天玄映，降子之情，即记北帝落子之名，注上清宫玉篇，给子玉女十二人侍卫兆身。（金根众经 33/428）

上面的文句是在一句或一小段落中“兆”与“子”同用，下面 a、b、c、d 四组中则是同一篇中相同的语法、语义位置上的交替使用。

a1 中有太真，号曰天皇，冯虚而生，处无极之中，衣五色朱衣，冠九德晨冠，制御天纲，时乘玉龙，六轡超虚，九道自通，此自然之精气，众真之帝君。兆常思而诵之，可以为先王。（洞真玄经 33/533）

a2 亦治太清勾陈之内，号曰太和君，常侍帝君皇成老子，常侍天帝，出入紫微，正在昆仑黄阙紫房，太一相参，混沌三气，大道之根，子常思之，帝来常存。（同上）

b1 高圣帝君曰：南极有丹文紫录上文（下面省 10 个字符），有知者，白日飞升，谒南极上元；得佩之者，则南极注名于紫录，九年，三元君下降，授子真书，白日升天。丹书白缙。（七圣玄纪 34/68）

b2 高圣帝君曰：玄宫上元青金赤书隐文（下面省 10 个字符），有知者，飞升云宫，腾影上清；佩之者，目见上元真形，九年降兆之房，授兆真书，即得神仙也。青书白缙。（同上 34/68 - 69）

c1 当书如法，著符北面，精思百日，真人

降形，诸仙谒房，授子神真之道。（金真玉光 3458）

c2 毕，随位施用，七年，克有真人来降，授兆上真宝文也。（同上 3461）

d1 毕，咽气二七过，修行不懈，上招玉皇之宾，帝降紫霞之云衢，以西华玉女、金晨玉童各二十人，侍卫子身。（七星移度 33/450）

d2 便三十六咽气，止，行之七年，佩豁落七元，则有飞霞绿帡，来迎兆身。（同上，第 451 页）

从以上的用例可以看出，“兆”与“子”在指称对象上也具有一致性。

以上两种情况又怎样来解释呢？我们认为，以上两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兆”就可直接解作“我（们）”或“你（们）”，相反，我们认为，同用、互用例句中的“兆”仍指修行者。这得从行文者的角度来考虑。行文者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认为经文的阅读者包括自己，行文者也是修行者，此时，修行者与我（们）达到同一，且行文者常常站在修行者的角度去叙述修行者的修炼过程和修炼方法，因而出现了“兆”与“我（们）”同用、互用的情况。相反，如果行文者视自己为绝对的传道者，认为自己不是经文的阅读者，从而称经文的阅读者为你（们），这样“兆”与“子”（汝）在意义上达到重合，且上清经多“扶乩降笔”，乃伪托，行文者视自己为上天神真的代言人，因而出现了许多“兆”与“子”同用、互用的情况。再进一步讲，名词具有称谓性和指代性是很正常的事，如学生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说“学生不能回答这问题”就是说“我不能回答这问题”；老师善意地说：“学生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此时“学生”含义就是“你（们）”，上面经文中的“兆”也可作同样的理解。

2. 2. 3 “小兆”及“兆臣”

如果说上面的“兆”与“我”、“子”同用、对举的用例使人对“兆”的此义还存疑的话，那么下面这些“小兆”、“兆臣”这样表自称的用例则使我们坚定了“兆”只能解作“修行者”的看法。

… 俯心祝曰：粪土小兆男生臣某，今有微言上启：玉清琼元君，臣今登斋入室，诵咏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大洞真经卷一 1/514）（此模式在同页出现 2 次）

微祝曰：天魂九缠，上帝尊神，太阳日精，金门变仙，小兆某甲，敢奏微言，今日上告（告应为吉），八愿开陈，请施礼愿，仰希玄恩……（《太极金书》1/903）

经曰：无极太上元君者，道君也……正在兆头上紫云之中、华盖之下住。兆见之言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孙小兆王甲好道，愿得长生。养我育我，保我护我。毒虫猛兽，见我皆蛰伏，令某所为之成，所求之得。（《云笈七签》卷18 22/132）

平旦兆悦之……先斋戒沐浴，至其日入静室中，安心自定，先祝之曰：鲁（理作“曾”）孙小兆某甲好道，愿得长生。今日秋分之日，天帝使者夏里黄公来下入吾身中。（《云笈七签》卷19 22/146）

《洞玄真一五称符上经》云：黄帝曰：天老以小兆未知天炁，故受兆《灵宝五称符经》。按东井汙清洁吉日，沐浴斋净，受灵宝符。（《云笈七签》卷41 22/284）

元君曰：……犹言，本亦学道，服神丹之所致也，非自然尔，况小兆乎！勉力求生，勿得懈怠。上士……中士……下士……（《云笈七签》卷73 22/519）

……今古相蒙，未始有极。小兆忝为前得者，故发言为词，以正将来之惑。因创五篇，篇之四句，贻诸同好，用纪玄深。（《云笈七签》卷99 22/673）

三洞大法师，小兆臣某上启。（《玉匱明科》34/388）

也作“兆臣”，意义为“修行者臣某”

微祝曰：……流真下降，瞻眄虚庭，兆臣某甲，敢告太灵，昔蒙帝君，授臣宝经。（《玉检三元》6/222）

微祝曰：兆臣甲子（《云笈七签》作“甲乙”，“子”当误），志慕神仙，八庆之日，朝礼天尊，上愿腾景，乘空落烟，飞超玉清，洞游诸天。中愿……下愿……（《青童内文》34/18）

……醴酒贡心，上招高晨元灵之气，下监兆臣，自尔之后，违负盟科，七祖充责，身没河源，长充刀山，不敢蒙仙。（同上 34/28-29）

“兆”接收“小”的修饰，“兆”决不能解作“你”或“我”，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小兆”还是“兆臣”都是在面对上天神真的情况下表自称，自称的对象理所当然只能是修行者。

三、“兆”义为修行者的最终确定

从上面的用例可以看出，作者在叙述与修行有关的事情时多用“兆”，“兆”是与修行有关动作的发出者、承受者，与修行有关名物的所有者，并出现“小兆”、“兆臣”等表自称的形式。根据修行的逻辑和上清派的修行方法，“兆”义应为“修行者”。虽“兆”由于其在使用时的指称作用，出现“兆”与“我”、“子”同用、对举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对“兆”义为修行者的确定。总之，只有将“兆”理解为修行者才能解释所有例句中的“兆”^③。

（责任编辑：丕 仁）

①根据南朝梁陶弘景所撰《真诰》卷19（《正统道藏》第20册603-605页）称，晋哀帝兴宁二年，杨羲扶乩降笔，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降授《上清真经》31卷，命杨羲用隶书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谧、许翔，二许又传写上清经。东晋末，王灵期求得上清经后，又增删润色，造作50余卷，后在传布中江东道士又有所增删改写。可以看出，上清经系以杨羲、许谧、许翔、王灵期为首的东晋南朝人造作的。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的相关论述大都认为《真诰》的记述较为可信。

②北京文物、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简称三家本）1988年所版，共36册。本文所引道经文句均据此本，为了节省篇幅，引用时缩减了经名。如“洞真玄经33/534”代表此句出自“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在三家本《道藏》第33册第534页。文中所引均同。

③就笔者所见，40余种上清经都有兆的这种用法。